

有食米之田以奉宗廟子孫雖不世爵而猶世祿
承家之宗子世世守其宗廟所在而支子不得與
焉宗子出在他國而不復然後命其兄弟若族人
主之此古者大夫士之家所以與國咸休而無時
或替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七

治道二

宗法

程子曰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
五人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
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宗子無法則朝廷
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
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人
之所以順從而不辭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
已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凡小宗以五世爲法

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其父則見爲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須計會今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爲爭財使之均有立之宗法官爲法則無所爭○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凡太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張子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子弟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爲三四年之計造宅下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平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夫所謂宗者

以已之旁親兄弟來宗已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已非已宗於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獨宗子之爲士爲庶人亦然○宗子之母在不爲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事宗廟之祭者豈可未婦異服故宗子雖母在亦當爲宗子之妻服也東酌犧象西酌鬯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未娶而死則難立後爲其無母也如不得已須當立後又須擇其妾母與之大不得已也未娶而死有妾之子則自是妾母也○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情亦可安

朱子曰宗子法雖宗子庶子孫死亦許其子孫別立廟○問周制有太宗之禮乃有立適之義立適以爲後故父爲長子權其重者若然今太宗之礼廢無立適之法而子各得以爲後則長子少子當爲

不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者不必然也父爲長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論也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礼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爲父後乎

此溪陳氏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爲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

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終陰

已絕矣蓋自春秋鄆子取莒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鄆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絕晉以牛睿絕亦皆一類然在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蓋姓出於上世聖人之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後有賜姓匿姓者又皆混雜故立宗者又不可恃同姓爲憑須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今世多有以女子之子爲後以姓雖異而有氣類相近似勝於姓同而屬疎者然賈充以外孫韓謐

爲後當時太常博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
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行

潛室陳氏曰宗法爲諸子之庶子設恐其後流派寡
多姓氏紛錯易至殺亂故於源頭有大宗以統之
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
敬禰且始封之君其適子襲封則庶子爲大夫太
夫不得以禰諸侯故自別爲大夫之祖是謂別子
爲祖也別子之適子則爲大宗使繼其祖之所自
出從此直下適子世爲大宗合族同宗之是謂繼
別爲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以禰別子却待其
子繼之而自別爲禰繼禰者遂爲小宗凡小宗之
適子服屬未盡常爲小宗凡小宗之庶子又別爲
禰而其適子又各爲小宗兄弟同宗之謂繼禰爲
小宗是也大宗是始祖正派下雖其後支分派別
皆同宗此祖則合族皆服齊衰九月初不以親屬
近遠論是爲百世不遷之宗小宗是禰正派下親
盡則絕如繼禰者親兄弟宗之爲之服朞繼祖者
則從兄弟宗之爲之服大功繼曾祖者再從兄弟
宗之爲之服小功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爲之
服總自此以後代常續一代是爲五世則遷之宗

宗法之立嫡長之尊有君道焉大宗所以統其宗族凡合族中有大事當稟大宗而後行小宗所以統其兄弟如同禰者有大事則同禰之兄弟當稟繼禰之小宗而後行一族之中大宗只是一人小宗儘多故一人之身從下數至始祖大宗惟一數至高祖小宗則四此古者宗族人情相親人倫不亂豈非明嫡庶之分有君臣之義由大宗小宗之法而然歟

謚法

程子曰古之君子之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本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或問臣子加謚於君父當極其美有諸曰正終大事也加君父以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爲也

涑水司馬氏荅程子書曰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

所采不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黃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勿不誄長禮也唯夫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為非禮况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

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孟貞耀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

和靖尹氏曰謚法最公以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赧為謚此孝子慈孫所不能改也文王只用箇文字武王只用箇武字太公

五峯胡氏曰昔周公作謚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深乎所以訓後世為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知本則身立家齊國治天下平不知本則縱慾恣暴惡聞其過入於滅亡天下知之而不自知也唯其私而已是

故不令天下之公則為子議父臣議君夫臣子也
君父有不善所當陳善辨邪引之當道若生不能
正既亡而又黨之是不以天道奉君父而不以人
道事君父也謂之忠孝可乎今夫以筆寫神者必
欲其肖不肖吾父則非吾父不肖吾君則非吾君
奈何以謚立神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謚忠孝
臣子不忍為也

封建

問封建可行否程子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
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

變者罷侯置守是也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
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近曰有初為近
舜禹湯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近曰有初為近
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勢不
建非聖人之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
豕狂狂人不能博塞而用者無也夫假物者必爭
苟卿有言必就其能斷曲直者也而聽命焉其智而
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
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
爭必大聽命焉而後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
就而聽命焉而後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
又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
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
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又就而聽命焉而後安其
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而
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天子至於里
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至於里

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
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
下列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
周于天下然降輻輳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
于宣王然降輻輳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
能定諸侯之嗣復古之德幽厲南征北伐之威卒不
為諸侯伯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室東徙而自列
余以爲周之誅喪弘者有之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
非諸侯之盛強未大矣秦之邪國之咎歟遂判爲十二
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於後封之秦則周
邑廢侯制而爲之守宰據有天下之內此其所以爲
上不游厥制而天下海運於掌握之內矣丞役萬
刑竭其貨賄負鋤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
于上天下相合殺叛人而無劫令而並起咎在人
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劫令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
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數年之間奔走扶傷而不
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始郡國居半時則
雖百代猶可知也唐興與制之得亦以始郡國居半
宜也然猶有桀猾時起而無害州方邑以明矣繼漢
於兵時則有封建者必私其心士子其人之適固不
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心士子其人之適固不
理乎余又非也守宰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己何能
貨事戎大凡亂國多之理國寡侯伯見矣其亂侯
子不得政變其君私國多之理國寡侯伯見矣其亂
不在於政變其君私國多之理國寡侯伯見矣其亂
人之制而周事然也秦之制守宰苟其心思遷其秩
宰是矣郡邑不委郡正邑是矣守宰苟其心思遷其
苦役而天子之側目失在於制守宰苟其心思遷其
漢興天子之側目失在於制守宰苟其心思遷其
其侯王萬人之政亂然於郡不行政於國制其制
及夫大逆不道亂後不可捕而遷國雖制其制
大逆未彰奸利凌財帖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

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
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
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賞朝拜而道
一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
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巳孟舒魏尚之
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
之拜受而退巳違矣下令而削之幸而不合從之謀
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
其半削其半民猶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
平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
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邑連置守宰其不可
也魏之承漢也而廷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
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三百祀大
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之
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夫殷周聖王之
以黜夏湯不得巳而廢歸周者入百焉資以勝武
王不得巳而湯不得巳而廢歸周者入百焉資以勝武
也私其衛於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
畜於我也然其情私也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
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
可以理安矣夫封建者賢者居上而理繼世而理者
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夫將
欲利其社稷以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夫將
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
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吾
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張子曰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
賢者象之而已天子使更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
故舜封象是不得已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蓋
是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

大莫不有法

五峯胡氏曰封建之法始於黃帝成於堯舜夏禹因之至桀而亂成湯興而脩之天下以安至紂而又亂文王武王興而脩之天下亦以安至幽王而又亂齊桓晉文不能脩而益壞之故天下紛紛不能定及秦始皇而掃滅之故天下大亂爭起而亡秦猶反覆手於須臾間也○黃帝堯舜安天下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夏禹成湯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文王武王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齊桓晉文之不王非一事也然不能封建其大失也秦二世而亡非一事也然掃滅封建其大繆也故封建也者帝王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本端本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已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爲萬國而與英才共焉誠知興廢之無常不可以私守之也故農夫受田百畝諸侯百里天子千里農夫食其力諸侯報其功天子享其德此天之分也○郡縣天下可以持承平而不可以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朱子曰柳子厚以封建爲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

聖人法天而不私已

帝王公天下大本端大

以封建爲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爲固也○封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處便是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慮不似後世郡縣工半輒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封建只是歷代循環勢不容已柳子厚亦說得是賈生謂樹國必相疑之勢甚然封建後來自然有尾大不掉之勢成周盛時能得幾時到春秋列國強盛周之勢亦浸微矣後來到戰國東西周分治赧王但寄於西周公耳雖是聖人法豈有無弊○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爲得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爲己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爲得賈誼於漢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或論郡縣封建之弊曰太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

如郡縣非其人却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
好底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於得
人某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或
疏胡五峰論封建井田數事以質疑曰封建井田
乃聖王之制公和下之法豈敢以爲不然但在今
日恐難下手設使強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
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因論封建曰此亦難行
恐膏粱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爲害豈有涯
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淫虐如此豈可以治
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王弟子而使吏治其國故
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善弱蓋漸染使然
積而至於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雖飲食亦皆禁
制更存活不得及至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典木
藩總強兵相屠相戮馴致大亂沈僊云監防太密
則有魏之傷恩若寬去繩勒又有晉之禍亂恐皆
是無古人教養之法故爾曰那箇雖教無人奈得
他何或言今之守令亦善曰却無前代尾大不掉
之患只是州縣之權太輕卒有變故更支撐不住
○問封建周禮說公五百里孟子說百里如何不
同曰孟子說恐是夏商之制孟子不詳考亦只說

嘗聞其略也若夏商時諸處廣闊人各自聚爲一國其大者止百里故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漸漸吞併地里只管添國數只管少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較之萬國五分已減了四分已上此時諸國已自小了到得封諸公非五百里不得如周公封魯七百里蓋欲優於其他諸公如左氏說云木國多兼數圻也是如此後來只管併來併去到周衰便制他不得也是尾大了到孟子時只有七國這是事勢必到這裏雖有木聖木智亦不能過其衝今人只說漢封諸侯王土地太過看來不如此不得初間高祖定天下不能得韓彭英盧許多多人來使所得地又未定是我底當時要殺項羽若有人說道中分天下與我我便與你殺項羽也沒奈何與他到少間封自子弟也自要狹小不得須是教當得許多異姓過

學校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有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

生民之道以教為本

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管不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於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邇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生民之道以教為本故古者

自家黨遂至于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乎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民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為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

朱子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身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

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家
塾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
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脩而暴慢放肆之氣不
設於身體者繇此故也○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
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稟不能一於純
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陷溺而不自知焉
古先聖王爲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而其爲教
必始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
使之敬恭朝夕脩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
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之所以自身及家
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一不理其匡直輔翼
優柔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
其倫而後已焉此一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
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古者聖王設
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
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
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
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
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

先王政事之本

徐翳蕭蕭以捍其衝流

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真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于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為虛文而

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為王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為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于仞之壑而徐翳蕭蕭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

南軒張氏曰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

先王
建學
造士
之意

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于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蒞之而其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爲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弟爲子之職而躬乎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太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見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爲規取利祿之計亦與古人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

之者夫豈端爲是哉○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及於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游於絃誦詠歌之中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爲之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於學在上則司徒總其事樂正崇其教下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也密故其成材也易士生斯時藏修游息於其間誦言而知味玩其文而會其理德業之進日引月長自宜然也於是自鄉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論之

而升之國庠大樂正則察其成以告于王定其論而官之其官之也因其才之大小蓋有一居其官至于終身不易者士脩其身而已非有求於君也身脩而君舉之耳夫然故禮義興行人材衆多風俗醇厚至於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而王道成矣東萊呂氏曰學校之設非爲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羣其類而習爲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

古以爲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爲困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自孔門高第猶勤勤於問仁問孝問知問政所以爲士請之於師辨之於友後世之士不逮遠矣儻離羣索居而蔽其所習則固陋乖僻無自進於道聖人憂之著爲成書以詔萬世教養漸摩以俾之講習立師儒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也

四山真氏曰按古教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爲族則歲之讀法者十有四法者何大司徒所頒之事物也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姻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牖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銘樂治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作人之功蓋如此然士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爲然哉雞鳴夙興嚮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寢寢惕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

魯齋許氏曰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
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
巧以至編摩字樣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
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
也哉雖得之何益於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
生靈蒙福其可得乎先王設學校後世亦設學校
但不知先王何爲而設也上所以教人人所以爲
學皆本於天理民彝無他教也無異學也○學則
三代其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教以人倫
而已凡不本於人倫皆非所以爲教樹之君以立
政謹此教也作之師以立教教以此也先王皆本
於人心之所固有不强以其所無有故人易從而
風俗美非後世所謂學所謂教也文公小學四書
次第本末甚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臨川吳氏曰古者盛時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有鄉學
鄉太夫主之頒教法于州黨族閭俾教其民二千
五百家之州則州長屬民讀法以時習鄉射于學
而尚功五百家之黨則黨正屬民讀法以時習鄉
飲酒于學而尚齒雖二十五家之間巷亦亦有塾
閭內致仕之老朝夕坐其中民之出入者必受教

此所以教成俗善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

用人

程子曰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傳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爲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貴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已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慎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

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
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
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
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
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
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
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爲
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
知其易搖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
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
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天
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
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涑水司馬氏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
之爲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
苟賢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
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
遺亦多矣古之爲相者則不然舉之以衆取之以
公衆曰賢矣已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
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

則罰之進退賞罰皆衆人所共然也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元城劉氏曰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君子進則治之本也小人用則亂之階也王者深居於九重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衆之從故蔽賢之言不能害君子黨姦之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肖自辨知人則哲其道不過於此○天下之治亂在朝廷朝廷輕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退之者人主之職也使廟堂之上皆得當時之賢而都兪戒敕以圖天下之治則善日進而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泰使公卿輔相非其人而姦邪朋黨更相比周以蔽人君之聰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否也自古雖至聖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凶是已雖其衰之世未嘗無君子在位商之三仁是已聖人之與賢者衆則惡人不能勝其善故雖有四凶而或竄或殛卒無幸免暴君在上讒諂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三仁而或法或死終莫

能用此乃治亂盛衰之機不可不察也○自古及
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蓋甘言
美辭足以感移人意小節僞行足以欺惑世俗及
其得志苟患失之陰引姦邪廣布心腹根深蒂固
牢莫可破則其爲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故陸贄之論以爲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
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蓋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
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齊
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
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
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
去所以亡也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以謂鄙
夫固陋燭理不明人之所非反以爲是衆之所惡
覆以爲美此乃愚者偏暗之常態固不足論若夫
能知天下之善惡如辨白黑而無疑惑之心蓋非
智者有所不及然而國君反以此而亡國其故何
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爲善惡之爲惡則不可謂之
不智特以其見善而不能用使君子無以自立知
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
至於亡國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爲戒乎

華陽范氏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爲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譎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未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垂統數世折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古者疇咨衆諧然後用之苟得其人則任而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負多由於此二者矣○自古君子易疏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恥於自售而戚於不見知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爲所惑不能自解鮮有不至禍敗者也

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

五峰胡氏曰唐文宗云宰相薦人當不問疎戚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亦不爲公誠哉是言也

豫章羅氏曰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甘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恥於求進以此觀之人君之名器可輕授人哉○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

朱子曰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陛之上采輿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爲有守者隨其器能置之列位使之交脩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隸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

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
太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
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爲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
反側黯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僞讒
慝叢脞眩瞶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
也○尋常之人將欲屬人以一至微至細之事猶
必先爲規模使其盡善然後所屬之人有所持循
而不失吾之所以屬之之意況有天下者將以天
下至大之事屬之於人而不先爲盡善可守之規
以授之乎○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
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
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
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
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
直蓋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
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
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
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
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
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

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道諛譖柔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其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苟非心正身脩有以灼見其情狀如梟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

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
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
於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臬卿之流則遠方下
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
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
何至真爲伏節死義之舉哉○自古君子小人雜
居並用非此勝彼卽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
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
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爲患況
居待從之列乎況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
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
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
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
於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
欲進之者彼以爲害已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
退之者彼以爲助已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
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退之間小爲俯
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
爲慮而輕爲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

象山陸氏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

夫必差石稱末量徑而寡矣此可爲論人之法且
如其人太槩論之在於爲國爲民爲道義此則君
子人矣太槩論之在於爲私已爲權勢而非忠於
國徇於義者則是小人矣若銖稱寸量校其一二
節目而違其太綱則小人或得爲欺君子反被猜
疑邪正資否未免倒置矣

東萊呂氏曰用人之道詎可信其虛言而不試之以
事乎是以明君將欲付木任於是人必納之於膠
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於閒暇寂寞之鄉以
觀其量使之當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
錯節以觀其斷投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
之既深異時束帶立於朝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
解也

西山真氏曰易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謂之泰泰者
通而治也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謂之否否者閉
而亂也君子小人並生於天地間不能使之無也
但當區處得宜使有德者布列朝廷有才者奔走
任事於外如此則治矣

鶴山魏氏曰嘗聞朱熹云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
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

貧者
以公
為心
以愛
為心

難測故光明正大疏暢通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某嘗以是為察言觀人之鑒邪正之辨了不可掩則取舍之極定於內矣

魯齋許氏曰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宣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也然或遭世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名之命之泛如廝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効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徒費廩祿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太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已之過務快已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况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

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爾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丁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用人材果作事功自己已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已意獨用已意則排沮者必多吾事敗矣稽於衆取諸人以爲善然後可堯之禪舜也以聖人見聖人不待呈載之久而後知也當一見便知之然而不敢以已之見便以天位付之必也賓于四門納于大麓歷試諸難使天下之人共知之四岳十二牧其推之若不出於堯之意也然後居天位理天職人無間言後世稱聖後之任用人材立事功者皆獨出已意憲宗淮蔡功成而裴中立不得安於朝矣况大於此者乎○姦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甘言卑辭誘發之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如勢在近習勢在宮闈則人君不察以諛爲恭以讒爲公以欺爲可信以佞爲可近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已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

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
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
求去之不亦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
猶有說也如宇文文化及之候太宗灼見其情而竟
不能斥李林甫奸賢疾能明皇肅宗見其姦而卒不
能退邪之惑入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天下之務
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古人
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治之
體知事之要典庸人相懸蓋千百而千萬也布之
周行百職具舉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
敢用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復畏首畏尾
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入而
實不能用入亦何益哉○生民休戚係於用入之
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
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爲先務剛既得人則
其所謂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善政其
於爲治也何有

臨川吳氏曰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
人必自好賢始周公太聖也而急於見賢一食
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趙文子賢大夫也所舉

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嗚呼當時周公所見文子所
舉豈必皆其親舊而有所請求者哉好賢之臣能
容人而天下治妬賢之臣不能容人而天下亂此
大學平天下章所以引秦誓之言而深切教戒也

卷之六十七

性理大方書卷之六十八

治道三

人才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為急務人才不足
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
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
質無由成之矣○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
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其為小人在君相變化
如何爾若宰相用之為君子孰不為君子○才高
者多過過則一出焉二人而才高者多不及不及